

多瑪斯·牟敦

二十世紀偉大的靈修大師

梁鳳玲

多瑪斯·牟敦(Thomas Merton, 1915-1968)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靈修大師，本身是隱修會會士，汲取教會傳統的神修素養，卻跨越傳統，既出世又入世，著作滲透出震懾人心的洞悉力，如一顆石子精準又如實地瞬間投進讀者的心靈盡處，甚至吸引非基督宗教信仰的朋友，探索自己生命最深層的境況與渴望。

他的著作豐碩，在二十年間撰寫了接近七十本書，對於一位每天只有數小時寫作的隱修會會士，產量實在驚人。他縱然身故超過四十年，時至今天，他的思想、發現、對人類內在世界的探索，絕不過時，他的心靈脈搏，彷彿繼續跟今天的你和我一起跳動著。

生平

牟敦 1915 年生於法國南部一個小鎮，父親歐文(Owen)是位頗有名氣的紐西蘭畫家，母親盧特(Ruth)是美籍藝術家和舞蹈家，他是長子，三歲時全家移居紐約，弟弟若望·保祿(John Paul)亦在此時出生，後來在英吉利海峽空戰中死亡。六歲時，母親因胃癌去世，此後，父親縱然在努力做個好父親，卻因經常遠行、致力自己的繪畫創作，不時在孩子面前缺席，牟敦和弟弟那時由外祖父母照顧。一年後，父親終於回來，帶牟敦返回法國，不過在這段期間，把兒子送到朋友、同事或親戚的家暫時居住亦習以為常。

踏入少年期，牟敦赴英國奧康過寄宿的生活，十六歲時父親因腦瘤辭世。試想，早年已成了孤兒的牟敦，漂泊孤單，比同儕添了一份不一樣的閱歷與體會。他愛花光陰在閱讀、寫作和到郊外散步。從孤寂到經驗獨處，牟敦發現獨處的魅力，他曾以「我只是隨遇而安」形容自己那時的心境。

少年期屬於成長的塑造期，三年的寄宿生活之間，牟敦也非性格內向孤僻的學生，他有老練、世故的一面，活躍於校報的出版工作、辯論隊的參與，醉心現代語言與文學方面的科目，有志成為一位小說家。

完成中學離開寄宿學校後，牟敦到劍橋大學的克雷爾學院繼續進修，兩年中過著反叛不羈的生活，終日流連酒館，參加通宵派對，一顆孤寂的心落魄難安，甚至出了亂子，令一名女子懷了他的孩子。據一些傳記作家的記述，該名女子與兒子在二次大戰英國遭空襲時身亡。

牟敦的監護人因此建議他離開英國，回紐約入讀哥倫比亞大學，他欣然接受這個建議。他投入嶄新的大學生涯，讀西班牙文、德文、地質學、憲法及法國文學，開始尋獲屬於自己的地方，加入共青團，結識到幾位往後成為終身的摯友，閱讀、寫作、藝術文學詩詞等是他們的共同話題。

另外，他對天主教信仰興趣日濃，內在聲音的催逼促使他皈依基督，1938年11月牟敦在基督聖體堂領洗。完成英國文學碩士課程後，差不多與此同時，牟敦在考慮自己成為神父的召叫。帶著滿腔熱誠，他向方濟會申請加入，卻遭到拒絕，這可能與他曾有一子有關。感到無奈下，他接受紐約聖文德大學的英文教職，又有機會到位於肯塔基州巴爾德斯城熙篤會的革賈瑪尼聖母隱修

院做避靜，1941年12月，牟敦加入了熙篤隱修會，展開初學的培育，給自己改名為路易斯·牟敦修士(Louis Merton)，1949年被祝聖為神父，1955年擔任初學導師。他的自傳《七重山》(*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*)於1948年問世，一年間售出六十萬本，並被譯成多種語文，令他頓時成為國際知名的作家。

牟敦熱愛寫作，寫作彷彿是他的天性，一切的情感、反思、發現必須藉此時刻傾注出來，在默觀與寫作之間，曾給他帶來一道張力，正如他曾認為：「一個隱修院的默觀者為了被創造而進入上主之中，一個作家卻是為了創造而走進自己裡面。」不短的日子裡，牟敦徘徊於兩者之間，甚至認為自己須於兩者之中作取捨。幸好他的長上鼓勵他繼續寫作，1965年，牟敦被允許成為全時間的隱修士，獨居在隱修院的範圍內樹林裡的一間小屋中，自行安排祈禱和寫作的作息，也讓他更有彈性地接見來訪的客人。牟敦看到寫作實有助於他的默觀，兩者沒有矛盾，最終他確認人人皆可默觀，正是這個原因，使他成為今天以致將來影響我們靈性生命十分重大的靈修大師。

約1960年前後起，牟敦增加他與外界的接觸，主要藉著書信來往，尤其那些致力於和平與人權的人士；1964年也曾與盧雲神父(Fr. Henri Nouwen)會面，同年也在紐約跟禪學宗師鈴木大拙(D. T. Suzuki)面談，全都是深刻又是智性的交流。我們看到一位越加強烈對普世關懷的隱修士。1968年，他終於獲得長上的准許，赴遠東作宗教交流，這次旅程，他有機會到達加州、阿拉斯加、印度、錫蘭、曼谷等，跟東方靈修有更深入的交流，與很多人會面，拜訪許多佛教禪寺，包括達賴喇嘛(Dalai Lama)等。

在泰國首都曼谷的一個宗教交談會中，牟敦發表了簡短演講，隨後享用午膳，回房間洗澡後，可能慎防滑倒或在滑倒要取

得平衡之際，一手抓住面前的電風扇，殊不知風扇漏電，即時將牟敦電擊致死。時為 1968 年 12 月 10 日，牟敦享年五十三歲，七天后安葬於他已居住二十七年的隱修院。

思想面向與影響

上主臨在於我們內在生命

「活在世上唯一的真正喜樂是從我們虛假自我的牢獄中逃脫出來，藉著愛進入那位賜予生命者的契合中，祂居於每個受造物的本性之內，也活在我們靈魂的核心之中，並且在其中高聲唱歌。」牟敦在其著作《默觀的新苗》(*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*)中強調我們必須從虛假的自我中離開，才領略到與上主深入的契合。而在他另一本談及深度的內在經驗的作品《隱修士牟敦悟禪》(*The Inner Experience*)有此陳述：「發現上主臨在於我們存在的至深處，實際上就是從外在生命變為內在生命的一種轉向。」

然而，許多人卻還未察覺這個早已存在的內在世界，只繼續耗盡心力在身外之事，他們欠缺一個中心點，以致使生活、生命變得支離破碎。我們的存有，只能夠從內裡被經驗得到。我們需要的是一份內在的自由和一種內在的視野。只有當我們與自己內裡某些我們並不真正認識的東西取得聯繫，我們才能經驗那份甘美的視野。那樣我們「並不真正認識的東西」可能正是上主的真正實在、神聖自我的實在。牟敦進一步闡明，發掘我們的深層內在，以及於那兒尋找上主，是人類共同的任務，對於真實存在的渴求，只有上主才能滿足那份渴求。

默觀性的生命

牟敦會這樣描述基督徒的默觀生活：「默觀是人的智性和靈性生活的最高表現。默觀是生命本身、全然的覺醒、完整的活動、全然意識到活生生的生命，默觀是靈性的驚奇。」

他又認為默觀生活的最深處是神秘而不可知的。我們幾乎無法以科學化的語言來描述。如果我們肯深入到自己的孤獨寧靜中，無畏地進至自己內心的孤獨中，我們將明白什麼是超越文字與解釋，這種生命體驗是在我們自己的內心深處，天主的靈與我們最隱密的真我親密地結合。

人本來就具有天主的肖像，被創造為默觀者。原祖父母被天主所造，居於樂園當中，與天主保持和諧密契的關係，人在那時處於合一的狀態，得以實現自我，這是一幅美麗、圓融的圖像。及後，原祖父母違背天主的命令，與天主的關係破裂了，從此人就由合一的狀態墮落至分裂的狀態。依據牟敦所言，人處於的分裂狀態，是由默觀視野的圓融狀態，掉落到行動、世俗生存的多元、複雜而失焦的狀態，不再以天主與其最深的內在自我為中心。

度默觀的生活正是我們「回歸樂園」、重拾內在真我的不二途徑。默觀生活不是目標，而是透過默觀生活，與那位降生成人、死而復活的基督結合，由信仰重生於天主之中。這也是我們被聖化的進路，內在的自我甦醒促使我們邁向回復天主肖像的路徑。

牟敦一方面肯定領洗的重要性，藉著領洗，我們存在的根基中被聖化了。可是這個神聖的生命仍然潛藏在我們內，誠如一粒有待發芽的種子。除非透過苦行與慈愛的生活，並在更高的層次上過著默觀生活，神聖的生命才能發展。

換句話說，若那些已領洗的天主子女沒有察覺或意識自己的天主子女身分，只安居於外在的自我中，不往深處尋找原本就存在的內在天主，那潛藏的默觀與神聖的種子只會繼續靜態地潛藏著，永遠不會發芽生長、開花結果。天主的顯現從來沒有變成一種親密的實在，只因這些天主子女不曾覺醒到這份意識，以致渴望尋求祂。正如聖保祿在格林多前書所指的屬血氣的人，「然而屬血氣的人，不能領受天主聖神的事，因為他是愚妄，他也不能領悟。」（格前 2：14）

一個有意識進入默觀生活的基督徒，牟敦認為他必須開放自己經驗獨處。獨處可謂是默觀生活的要素，他在《沉思》(*Thoughts in Solitude*)裡這樣說：「真實的孤寂將我們安置於一種不能被領略的『臨在』之中，……真實的孤寂，會帶領我們去面對一個超越的『臨在』，使他包羅萬有。當我們真正孤獨的時候，我們便與上主同在，孤獨的生活也是一種祈禱的生命。」

過程中，在面對那個超越的「臨在」前，默觀者必須耐心忍受及等待，「在寂寞與孤單、乾枯與痛苦時要知足，在黑暗中等待天主。在受苦的黑夜裡，你那對天主說不出來的渴望，將是最美的禱詞。這對於你以及教會，都是更有價值的，比飛得最高的智慧與想像更榮耀上主。」在其《隱修士牟敦悟禪》這樣說。這與聖十字若望的「心靈的黑夜」具異曲同工之妙。孤寂本身就引領我們與上主會晤，經驗祂、與祂相遇，其中所需要持守的，是對祂「說不出來的渴望」。這份渴望驅使我們靠近上主、倚賴上主、愛慕上主。

但有一點牟敦提示默觀者要小心的，在默觀生活中經驗孤寂，絕對不等同於自我封閉、無法對別人開啓心靈。真正的默觀者是勇敢而積極地面對自己，而非消極地處於靜止的狀態。

非暴力抗爭

牟敦是一名積極參與社會行動、關懷社會的隱修士，關於默觀者的動機與目的，他曾這樣釐清：隱修士不是為個人得救來隱退，而是真正為社會及他人捨棄自己。他在隱修院度過默觀生活，使自己懷著極大的憐憫回望這個世界，帶著信仰的能力和愛的醫治再度踏入世俗中。事實上，他一直過著隱居的生活，並持續不斷為各種族間的公義、和平、教會統合運動而努力。

他延續少年時代聖雄甘地關於「非暴力抗爭」對他的影響，他專講和平、闡釋非暴力為一個上佳的方法，且是有效的屬靈武器。他鼓勵我們甘願捨己，抑制自己那份以暴易暴的衝動。非暴力拒絕把壓迫者視作一個非人來看待，它不單矢志解放受壓迫的一群，也致力解放那些因著暴力而使他們遭受束縛的壓迫者。因此，非暴力謀求壓迫者的真正福祉，因為一個支持非暴力精神的人會有較高層次的默觀視界的意識，讓他看到壓迫者與受壓迫者本為一的現實，這也是耶穌所謂愛仇的意思。

整個基督信仰的精義就是愛的召叫與回應，真正的默觀生活亦須囊括關注別人的需要，尤其是貧窮者或弱勢社群，社會關懷的幅度不可或缺。默觀生活的鍛煉正包含練成一顆對世界敏銳又慈悲的心靈。事實上，世界需要更多默觀者甚至隱修者來承托著。

悟禪

牟敦對於禪宗的研究與啟發，見於他生命的最後十年。在他撰寫其出色的自傳《七重山》之時，曾涉獵東方文獻：「本身並

非十惡不赦……只是有點不切實際。」到他晚期的作品中，他曾為到自己這番狹隘與全然誤解的言論感到有點尷尬。

對禪他嘗試解釋為：「對於那個超越物我的純然存有的本體覺醒。」他期待能夠豐富他靈性與修道傳統的，是那作為冥想的禪，而非禪宗佛教。禪的整體目的不是要給經驗作極其簡單的說明，而是不用以邏輯言語表述作冥想，卻對現實得著直接的拿捏。是牟敦對於默觀的神秘經驗的拿捏，讓他最終能夠明白禪的真諦。

在牟敦與當代其中一位禪學大師鈴木大拙經過深入交流，並經年地整合自己的宗教經驗後，他領略到禪是覺悟，不是教義；禪不重視言語上的傳遞，只在於求真。

著作簡介

要讀通或明瞭牟敦的著作，相信是畢生的功課，他文章中有很大的留白空間，一讀再讀之際，往往給我們不一樣或更新的默想與思考啟發。

要圓滿地介紹他的作品，也是高難度動作。我嘗試參考牟敦曾以自己生命的三個階段，將自己若干部作品來個編排及評價。毫無疑問，1948 年出版的《七重山》，吸引了不同背景、宗教、語言、種族、國籍的人投入其中，讓全世界因為讀了他這本書而深受震撼，歷經六十多年至今，那餘韻依然不減。牟敦那深具人味及像講故事的生動表達，歷久不衰。想進入牟敦的著作世界，《七重山》是一道理想門扉。

牟敦的著作依據他生命的三個階段，分別是：

第一時期：1938年11月16日至1949年5月26日

(從皈依領洗到被祝聖為神父)

主要著作：

Thirty Poems

A Man in the Divided Sea

《七重山》(*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*)

《默觀的種籽》(*Seeds of Contemplation*)

The Secular Journal

第二時期：1949年至1960年

主要著作：

The Signs of Jonas

《無人是孤島》(*No Man Is an Island*)

The Strange Islands

The Silent Life

《沉思》(*Thoughts in Solitude*)

Disputed Questions

《沙漠的智慧》(*The Wisdom of the Desert*)

第三時期：1960年以後

主要著作：

《默觀的新苗》(*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*)

Seeds of Destruction

Emblems of a Season of Fury

The Way of Chuang Tzu

Gandhi on Non-Violence

Raids on the Unspeakable

Conjectures of a Guilty Bystander

《隱修士牟敦悟禪》(*The Inner Experience*)

(他身故後才出版)

《在生命寂靜的山巔》(*The Intimate Merton*)

(他身故後才出版)

牟敦喜歡以文學味道較濃的筆法，細緻又有力地描寫默觀、靈修的境界，大家看到，他的大部分著作均與默觀、沉思、靜默、煉淨有關，直指向人的內心，在那裡，天主也臨在那裡。

在深度的靜默中，牟敦與這個世界相遇，他永遠遊走於出世與入世之間，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，他更深入地關心這個世界，倡議非暴力的真正和平，一如他曾描述的圖像，在那熙來攘往的十字街頭，他的心擁抱著這些不相識的人群，完全與他們融合為一，他真正明白到，整個蒼生，本為一體，緊密相連。